

英国短篇小说选

朱虹 编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



0009837

英国短篇小说选

朱虹 编选

中国书店出版社



XWTS 0014268



封面设计：曹 辛 之

英国短篇小说选

朱 虹 编 选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1/32 14印张 2插页 284千字

1981年3月北京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2,000册 定价 1.15元

编者序

朱虹

从广义上说，英国的短篇小说历史不短，我国早有译介的《亚瑟王朝的故事》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可以算是最早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莎士比亚戏剧的黄金时代，也有描写现实生活、特别是都市市民现实生活的短篇散文作品。十八世纪，散文得到很大发展，有的带有故事性，如艾迪生与斯梯尔的散文札记。但严格说，这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而只是故事，还常常带有说教性质。十九世纪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黄金时代；狄更斯、萨克雷的小说往往分章在杂志上连载，结果长篇小说越写越长，挤掉了短篇小说的发展，与美国由于期刊杂志的兴起而促成短篇小说繁荣的情况恰恰相反。因此，这本《英国短篇小说选》对十九世纪以前的作品不予选收，十九世纪前期的作家只选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富有民间色彩的《马拉凯海岬》。

十九世纪后期，出现了自然主义，以及对自然主义的反动——新浪漫主义。班奈特、哈代、史蒂文森、康拉德等作家开始更自觉地运用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本集选收的几篇代表

了他们各自的风格、倾向。但总的来说，英国的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成熟起来的。

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的发展，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作家从新的角度认识世界、认识人，这在短篇小说的发展中也有所反映。在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等短篇小说大师的影响下，英国的毛姆、曼斯菲尔德等用简洁含蓄的短篇小说形式表现人生种种出其不意、具有讽刺意味的变幻、捕捉人们瞬息即逝的情绪和普通生活场景中的潜在意义。这种形式决定作者必须用最短小的篇幅表现最大限度的内容；在好的短篇小说里，应该做到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短篇小说在语言的处理上象诗，而在对题材的处理上则更有戏剧性。它形式最灵活，可以有情节，也可以没有情节而仅仅是一个人物素描，它可以从印象出发，甚至还可以完全描写幻想。它可能是闹剧式的，或幽默讽刺的，也可能充满忧婉哀伤的诗意或富于哲理性。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它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生活片断，哪怕是一种印象、一种幻想、一种情绪，做到以小见大，给人以透视感，加深我们对生活的认识。

关于短篇小说本身的特点及其与一般故事的区别，英国现代作家伊舍伍德曾说：“有好多极好的故事，只是故事而已，别无其他。你听了以后会说：‘真紧张’、‘真可笑’，或说：‘我真没想到是那样的结尾’。你可以用自己的话给朋友重讲一遍，也没有什么两样，只要你记住所有的重要情节，次序不弄乱。但是另外一种故事，你用自己的话永远表达不尽。这种故事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的有机部分，在那里，每个句子都有助于唤起人物的话音、勾勒出环境、背景的气氛与感觉。这种故事大于生活，它是一个门径，由此进入作者的世界。”这“世界”就是作者要传达给读者

的他自己对人性、对人生的独特的经验、理解与感受。这是艺术的创造，而不是情节的编造，是短篇小说与一般故事的根本区别。掌握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的特点，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的鉴赏能力，而且对我国青年写作者还应该是有一定启发借鉴意义的。

以内容而言，本集选收的短篇小说并不都写重大题材，不能从题材上凑成一部英国社会面面观。但作为整体，它们又确实从很多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中的矛盾。既然主要是为青年读者编选的，因此本集的选材在适当照顾文学史上代表性的同时，还侧重于那些反映青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遭遇与苦闷的作品。集子中有一篇作品叫作《笼中鸟》，用犀利的笔锋解剖了两个女人的心。故事中的两姐妹一穷一富，实际上都分别被禁锢在精神空虚和生活穷困的牢笼里，使她们不能象真正的人那样地生活，甚至还不能象姐妹那样相待。这牢笼不仅禁锢着故事中的这两姐妹。本集选收的作品包括了从帝国后期到现代的英国社会，其中描写的青年都好象生活在铁栏后面不能逃脱。如《德国军团里忧郁的轻骑兵》，描写十九世纪末一个德国青年马特乌斯·蒂纳背井离乡到英国当雇佣兵的悲剧。他驻扎的英国海边恬静的乡村对于他如同牢笼一般。在伙伴的帮助下他带着心爱的英国姑娘逃跑，但是个人哪里抵得过社会有组织的力量。可怜的马特乌斯与伙伴第二天拂晓就在军鼓声中被送上刑场，姑娘虽生犹死，把死灰一样的日子捱到老年。《维多利亚女王之子》中描写的到非洲殖民地谋生的英国青年法兰特被人人当作异己者，苦闷象石头一样压着他，他举目无亲，无处投靠，如同落入陷阱里一样。《舞男与舞女》把读者带入现代都市

的夜生活。故事中的这对夫妻从事一种令人厌恶的职业。女的每晚还要做惊险表演以维持全家的生计。他们在一对落魄的老夫妇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明知不能再干下去了，但为生活所迫，还得咬紧牙关继续卖命。难道他们不是被困在生存斗争的牢笼里吗？爱尔兰作家奥康纳的《人言可畏》采取喜剧形式，虽然不是专门写青年，但通过医生和他的女仆的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说明小城镇上卑琐的趣味如何把人团团围住，在滑稽可笑之余，也令人愤慨。而《一曲两阕》和《现实政治》中的人物被困在现代官僚机构的牢笼里，命运掌握在武断专行的上司手里，与身陷囹圄没有两样。

本集选收的几篇反映现代城市中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作品也颇耐人寻味。《长跑运动员的孤独》是当代英国文学的名篇，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家庭怎样逼得一个少年走上犯罪道路，成为与社会敌对的、破坏性的力量。《垂直的梯子》用大量细节逼真地描写几个城市流氓青年所从事的一件毫无意义的冒险活动，以此反映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思想空虚、精神麻木，在危险的游戏消耗精力，他们自以为是好汉，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都市生活中的牺牲品，可鄙又可悲。

《等待》写青年工人，但也可以说是写老年问题：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年轻的一代是那么冷酷；米妮是天生单纯善良的工人家庭的孩子，但在无餍地追求物质的社会里，她也会不由自主地卷入那股热浪，因此对丈夫的老父亲，还有那些跟他一样过时无用的家具陈设，竟不能容忍，而忘记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感情的尊重。这对我们的青年难道没有一定的启发教育意义吗？

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通过形象加深、提高我们对生活的认识,给我们以美的享受和艺术的借鉴。这种形象的反映在形式上有最广大的自由空间,它可以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如象本集选收的哈代、班奈特的作品,也可以是超现实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如象史蒂文森的小说。总之,题材、创作方法、风格可以千差万别,但只要它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它就总能在某一点上对我们有所教益。如本集选收的《瓶魔》通过神奇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在金钱万能、人欲横流的社会里,人心所经受的一场考验。《猴爪》则通过可怕的鬼怪故事描写人为了贪婪所受的惩罚,是英国短篇小说的名篇,曾被改编成舞台剧。具有浪漫主义磅礴气势的《青春》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对青春的活力、对人的勇敢、智慧、力量的颂歌,在一部为青年读者编选的英国短篇小说中,是必不可少的代表作。

本集以小小的篇幅力图在一本英国短篇小说选本中照顾到英国文学发展的代表性、不同风格的代表性、青年题材的代表性乃至青年读者的阅读趣味,惟其如此,看来反而弄成不伦不类、挂一漏万。这本小书如果对广大青年读者在扩大知识眼界、启发思索、提高文艺鉴赏力等方面多少有所帮助,就是达到编者的愿望了。

目次

编者序	朱虹	
马拉凯海岬	安东尼·特罗洛普 梅绍武译	(1)
德国军团里忧郁的轻骑兵	托玛斯·哈代 陈燕宇译	(4)
瓶魔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施竹筠译	(47)
青春	约瑟夫·康拉德 方平译	(81)
猴爪	威廉·威马克·雅各布斯 施竹筠译	(122)
泼辣姑娘玛莉	阿诺德·班奈特 任吉生译	(136)
黄昏	萨奇 梁献章译	(153)
舞男与舞女	威廉·骚墨赛·毛姆 陈燕宇译	(160)
一曲两阕	詹姆斯·乔伊斯 周阿旋译	(183)
求职女	凯瑟琳·曼斯菲尔 唐逸译	(198)
笼中鸟	维克多·索顿·普里契特 屠珍译	(216)

人言可畏.....	弗兰克·奥康纳 屠 珍译	(238)
垂直的梯子.....	威廉·桑萨姆 黄邦杰译	(250)
现实政治.....	安吉斯·威尔生 李文俊译	(262)
维多利亚女王之子.....	威廉·普罗默 黄邦杰译	(273)
一次轻蝗灾.....	多丽丝·莱辛 杨乐云译	(319)
等 待.....	斯坦·巴斯托 刘若端译	(330)
重访旧居.....	约翰·威恩 王逢振译	(339)
长跑运动员的孤独.....	阿兰·西利托 郑启吟译	(354)
探视孩子们.....	威廉·特雷弗 梁献章译	(402)
户 外.....	勃赖恩·奥尔迪斯 施咸荣译	(427)
Selected English Short Stories		(440)

马拉凯海岬

安东尼·特罗洛普

安东尼·特罗洛普 (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 是十九世纪著名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在一个律师的家庭,父亲后因经商破产,全家七口人只得靠母亲写作赚钱维持生计,母亲那种坚强勤劳的作风深深影响了安东尼,他后来也成为一名作家。

特罗洛普青年时期由于家境贫寒,只能走读上学,时常受到富家子弟的歧视凌辱,后来举家移居比利时,父亲和一兄一姐相继去世,使他心中受到很大创伤,所以他后来在小说中常寄深切同情于贫苦老百姓。

他十九岁进入邮局工作,同时开始业余创作,由于他曾被派往英国西南部组织乡镇邮政,经常骑马驰骋于六、七个郡之间,熟悉了民间风俗习尚,以及乡民和牧师的生活情况,因此他1855年发表一部以乡镇教区为背景的小说《养老院院长》,使他一举成名。他一直在邮局工作到五十二岁才辞职专门从事创作。1882年中风去世,享年67岁。

特罗洛普一生勤奋写作，每日清晨五点起床，五点半起修改前一天写下的文稿，六点开始创作，案头放一手表，规定每一刻钟必须写出250字，一直写到九点半，然后吃早饭去上班，即使在出差或旅行途中，他也严格遵守这一写作规定，因此他一生写下47部长篇小说，再加短篇小说、游记、传记等，多达70余种著作。

他前期的主要作品是六部一组的“巴赛特郡”小说，描写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含蓄地揭发了教会的黑暗面，同时穿插爱情故事，勾勒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虚伪丑恶面目。后期主要作品是六部一组的政治或议会小说，又名“巴里赛”小说，其中以《首相》(1874)为最佳，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叶维多利亚王朝风俗习尚和政治舞台上纷纭复杂的情况。

特罗洛普文笔隽永幽默，讽刺犀利，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发展自然流畅，叙述明净。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敏锐，并注重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同时在作品中注入高尚的道德教育意义。他曾说，“一部小说的目的应寓道德教育于趣味性之中。”他生前没有象同时代的狄更斯、乔治·爱略特、萨克雷等小说家那样受到评论界的应有重视，但在他逝世五十年后，经一些知名的英美评论家的重新估价，声誉日隆，近三十年来他的小说再度在西方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里选译的《马拉凯海岬》是他的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特罗洛普以深厚的同情心描写了社会下层的一些默默无闻的劳动人民。野姑娘玛莉志气高傲，祖父年高不能再劳动，她就承担了捞取海草的艰巨任务以维持生计。后来，她虽然怀恨别人来抢捞海草，但是当小伙子巴迪尔不慎落水时，她却奋不顾身地去搭救他，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心地善良和忠厚正直。她蓬头散发，粗

布衣裙，可是精神境界是多么美呵，多么高尚呵！

梅 绍 武

没多久以前，在康瓦尔郡北部，丁塔吉尔和波西尼两个村镇之间那段海岸上，紧靠海边住着一个老头儿；他打捞大浪里的海草，把它们当肥料卖出去，就靠这个行当糊口为生。那里的悬崖险峻而秀丽，海水从北边汹涌地冲刷撞击过来。这片景致，虽然比不上爱尔兰西海岸许多地段或者威尔士和苏格兰若干地点的景色，可我确信它在英格兰算是最美丽的了。悬崖峭壁应该是险峻而凹凸不平的，从山顶到底端的沙滩只有一条险径通往这儿那儿。海水即使冲不上去，也至少非常贴近峭壁，尤其重要的是：下面的海水应该是蓝蔚蔚的，而不应该是我们英格兰人常见的那种灰里巴唧的颜色。这些必要的条件丁塔吉尔一一具备，唯独缺少那种十分明亮而可爱的蓝颜色。峭壁本身倒也险峻而凹凸不平，一遇涨潮，沙滩就变得很窄——窄得在春潮时分刚够人站住脚。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老头儿，名叫马拉凯·特伦格罗斯，他的小屋，毋宁说是棚舍，就贴近大海边缘。马拉凯，这一带人都管他叫格罗斯老头，并没有把房子全盖在沙滩上面。峭壁上有条很宽的裂缝，由顶端起形成一条狭沟，从上贯通下来，足够开辟一条陡峭而崎岖的小道，直通岩脚。这条裂缝底端更宽得可以让特伦格罗斯在石基上定居下来，他确实就在那儿住了很多年。据说他起初干这个行当时，总是自己用篓筐把海草背上去，可是后来他有了一头毛驴，就把它训练得可以驮一只驮筐在那条陡

峭的小道上走上走下，因为山缝狭窄，毛驴身上两边都挎驮筐就通不过去了。他在自己的小屋旁边又给这个脚力搭了一个窝棚，跟他住的那间屋子差不多一般大。

随着岁月的推移，格罗斯老头除了有那头毛驴的协助之外，又有了别的帮手，我倒宁愿说那是上帝恩赐给他的另一种相助；说真的，如果不是那样，老头儿必定早就舍弃他的小屋和他的独立了，而进入坎麦尔福特的济贫院，因为风湿病折磨他，老年使他背驼得几乎直不起腰来，他渐渐不能赶驴登上山坡，甚至连他梦寐以求的海草也没法帮着去打捞了。

我们这个故事开场时，特伦格罗斯已经有十二个月没登上悬崖，后六个月里他除了有钱可存就存起来之外，对他这个本行买卖没起什么推进作用，不过偶尔撒一把饲料喂喂毛驴罢了。真正的活儿全由他的孙女玛哈拉·特伦格罗斯一人承担起来了。

沿海的庄稼人都认识玛莉^①·特伦格罗斯，坎麦尔福特的小商小贩也都知道她。她长得野里野气，象个小精灵，乱蓬蓬的头发随风飘扬，个头儿矮小，手也小，眼睛又黑又亮；不过大家都认为她体格健壮，周围的孩子说她夜以继日地干活，从不晓得累。她的年纪嘛，众说不一，有人说十岁，有人说二十五岁；我倒能告诉读者，她这时已经过了二十岁。老年人都夸赞玛莉人品好，因为她非常孝顺爷爷；据说她几乎每天都给他带回点杜松子酒和烟草，而自己却啥也不买；——至于杜松子酒，没有人看见她打酒而指责她跟这种玩艺儿打交道。可是她没有朋友，在年轻人圈子里也只有个别几个相识。他们说她厉害，脾气怪，没说

① 玛莉是玛哈拉的昵称。

过谁一句好话，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小泼妇。

年轻人都不喜欢她，因为她天天穿着一样的衣服，即使在星期天也从不打扮得漂亮点。她从来不穿袜子，好象对于展示自己女性那种魅力一点也不关心，她如果肯学一学的话，一定会办得到的。在衣着方面，什么日子对她都一样；说真的，我觉得直到最近别的方面对她来说也天天一样。马拉凯老头自从定居在峭壁下面以后，谁也没见过她进过教堂。

最近两年里，玛莉听从了丁塔吉尔的牧师的劝导，星期天也出现在教堂里了，即使不完全准时，至少还经常露面；大家知道她住的地方特别，也就无意在这方面向她挑剔。然而，在这种场合，她并不换装。她坐在教堂一进门那张矮石凳上，还是穿着那身厚实实的红哗叽裙子和松松垮垮的棕色哗叽上衣，这身衣服她认为最适合自己在海水里干那种又艰苦又危险的活儿。牧师对她不进教堂狠狠责备过她，她辩护说自己没有上教堂的衣服呀。牧师向她解释教堂不问衣著好坏，一视同仁，会接纳她的。玛莉信了他的话，就鼓起一股当然值得称赞的勇气去了，尽管我确信其中也搀和着一点并不太值得赞扬的倔脾气。

大伙儿说格罗斯老头有的是钱，玛莉要是打算买一身象样的衣服，还是办得到的。牧师波尔华斯先生因为老头儿不能去看他，便亲自到山岩下拜访老头，趁玛莉不在家就向老家伙暗示了一下姑娘的衣著问题。格罗斯老头在别的问题上倒还能容忍牧师，可是一提到钱，老头就冲他发了一通脾气，波尔华斯先生只好收回话碴儿，于是玛莉也就继续穿着那件哗叽短裙子，脸上披散着长发，坐在那张石凳上。在这种场合，她也顾不得什么体面，竟用一根旧鞋带把后面的头发扎起来。这样一扎可以保持到星期一和星期二，可是一到星期三下午，玛莉的头发一般又被

散开来了。

没人怀疑玛莉那种不知疲倦的勤劳，因为她和毛驴收集的海草，量大得十分惊人。大家公认格罗斯老头压根儿就没收集过玛莉那个数量的一半；但是当时这种东西越来越不值钱，因此还需要加倍干。玛莉和那头毛驴没完没了地苦干，捞起来成堆的海草，使那些看到她那双小手和轻盈体态的人都大吃一惊。是不是有人，有仙女，要不然鬼怪什么的，在夜里帮她的忙呢？玛莉在答复别人的问话时总爱急躁，搞得即使别人说她坏话，她也无法惊讶地申辩了。

谁也没听说过玛莉·特伦格罗斯对自己干的活抱怨过一句话，可是人们却在这阵子听说她为了有些邻居亏待她而抱怨不已。

大家知道她到波尔华斯先生那里诉过苦；他没法帮助她，也许是没有按照她的需要立刻帮她个忙，她就到——唉，多傻哟！——坎麦尔福特某位律师的事务所去了一趟，那位律师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个比波尔华斯先生更友好的朋友。

原来她受人损害的性质是这样的：她打捞海草的地方是个小海岬，大家一向就以住在那儿的老头的名字管它叫马拉凯海岬；——地势险要，只有通过那条从岩顶到特伦格罗斯的棚舍的小道，才能到海边上。潮水退去后，那个海岬的宽度差不多有两百码，两旁岩石矗起，因而谁也没法从南北两方侵犯特伦格罗斯这块地盘。老头儿正是为了这个如意的算盘才选定这个地点。

海水冲进海岬，带来大量漂浮的海草，潮水一退就留在两道峭壁中间了。春分和秋分起大风那段期间，海草的供应从不间断；即使风平浪静时，沿海好几英里之内都找不到海草，而这里

却能收集到成堆的一串串又长又软、咸渍渍的海草。从激浪里打捞海草，往往是困难而危险的活计——困难得只好让不少海草滞留在那里，由下一次潮水带走。

玛莉打捞上来的海草，无疑不到她脚下的产量一半。她并不惋惜让回潮拖走的那一部分，可是一旦外人闯进她的海岬，在她眼皮底下捞取她的财富——她爷爷的财富——那就使她心碎了。正是这种掠夺，这种侵犯，逼得可怜的玛莉去找坎麦尔福特的律师。可是，唉，坎麦尔福特的律师尽管收了玛莉的钱，却一点忙也帮不了她，她心碎了！

她无疑跟她爷爷的想法一致，认为那条通往海岬的小道毕竟是他俩的产业。人家跟她说，那个海岬和流进去的海水都不属于她爷爷，她明白这种说法也许有它的道理。但是，使用那条小道，又该怎么说呢？是谁把它修成现在这个样儿的？难道不是她用自己一双小手，辛苦而疲劳地把一块块石头搬开，好让爷爷的毛驴能有落脚的地方吗？难道不是她从峭壁浮面刮下碎土，填平那条崎岖不平的小道，好让毛驴行走方便吗？而眼下，她看到庄稼人的大小伙子赶着别的毛驴下来——说真的，其中还有一个吆喝着一匹马驹子呐；那人可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小伙子，论年纪也应该知道不该抢劫一个可怜的老头儿和一个年轻的姑娘啊，——于是她痛骂世间的人，咒骂那个坎麦尔福特的律师是个笨蛋。

谁要是向她解释那儿的海草足够她捞的，结果非但白搭而且事情变得更糟。那不都是她和她爷爷的吗，不管怎么说，那条唯一的羊肠小道不是他俩的吗？她的买卖生意不是受到妨碍阻挠了吗？甘里弗的儿子赶着他那匹马驹子挡住道，她不是只好让她那头驮着海草的毛驴倒退二十码吗？说二十码，其实只有